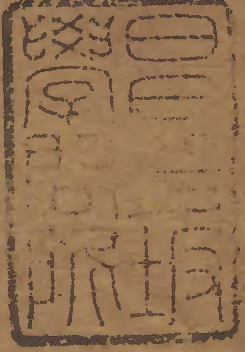


成案所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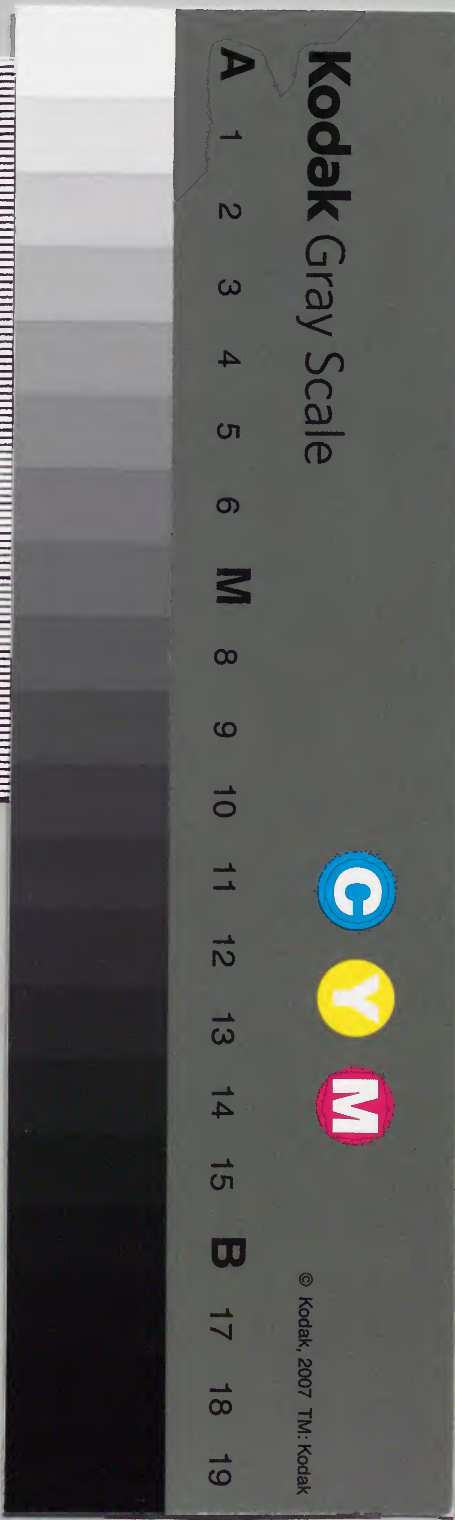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二	四	八	冊
類	九	四	一	冊
號	四	八	冊	冊
架	八	冊	冊	冊

廿八上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49
冊數	48 (21)
函號	296 104



強納家生十二歲幼女殺死家人夫婦奉

旨改擬絞候

刑部議覆直督孫 題戴傑因姦謀死家人王傑並

威逼王傑之妻李氏投井身死一案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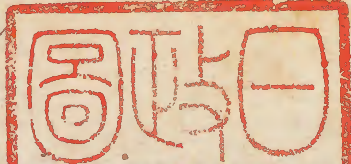
旨戴傑因強納家人王傑十二歲之孫女遂將王傑立時

殺死及納女之後又將王傑之妻毒打逼令自盡淫

克殘忍草菅人命擬以發遣不足蔽辜著該部另行

定擬具奏欽此查戴傑係鑲藍旗滿洲人王傑孫女

大女兒年甫十二歲戴傑輒欲收納令大女兒陪睡



刑部議覆直督孫 題戴傑因姦謀死家人王傑並

一奴婢毆家長

王傑不令同睡戴傑忿恨起意謀害十一月十八晚
戴傑見王傑飲醉令家人大小子幫殺大小子未允
戴傑執刀恐嚇大小子被脅允從戴傑卽令大小子
上炕騎壓王傑之身擎住兩手李氏等驚醒欲喊戴
傑聲言併殺李氏不敢聲張戴傑持刀向王傑咽喉
處所將食氣嚙割斷立時殞命戴傑又令大小子將
屍仆轉小刀放屍胸下作爲自抹情形戴傑囑李氏
等不許說出破殺情由捏稱伊夫自抹身死驗詳飭
審詎戴傑將大女兒竟行收納又因李氏雙目失明
不能力作毆打凌虐復給與刀繩逼其自盡以致李
氏投井身死查戴傑將十二歲之家生女大女兒強
行收納因伊祖王傑不允卽立時殺死又因王傑之
妻李氏雙目失明不能力作復行毆打逼令投井身
死兇殘已極若仍照尋常家主佔奪奴僕之妻或圖
姦不遂因而毒毆致斃者擬以發遣實不足以蔽其
辜應將戴傑改爲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餘仍照臣部
等衙門原議乾隆四年十月 日奉

旨戴傑依議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因檢驗不實降調

之丁廷植著該督將伊居官如何之處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餘依議

奴僕之子孫謀殺故主尊屬比照故殺服盡尊長律斬候

刑部會看得施維周戮死陳思若一案先據浙撫顧疏稱施維周之祖係海寧縣陳聯芳家舊僕久經出戶施維周之父施宏猷已列海寧庠生維周移居鹽邑陳聯芳之子陳思若知其祖係舊僕於乾隆十年十月內赴施維周家索銀四兩又乾隆十一年四月間復往索銀維周不允陳思若即行吵鬧維周又送銀四兩至六月初四日陳思若復至鹽邑天寧寺

所見集 卷二十八
內又寄字往喚施維周又向索銀十兩施維周末允
陳思若又以搬取家伙逼嚇施維周以事無了期因
見陳思若獨行起意謀害回家携取小刀仍復赴寺
詭稱家內無銀誘以同往乍浦借給陳思若相隨同
往行至海灘施維周四顧無人先用拳毆傷陳思若
右眼胞倒地隨用刀戳其左耳輪耳根又亂戳偏左
偏右右額角兩太陽等處陳思若翻身施維周又亂
戳其腦後立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施維周之祖
雖係陳聯芳家舊僕久已出戶施維周之父施宏猷

于康熙十四年已列海寧學庠生且無文契可憑將
施維周依謀殺律擬斬監候刺字具題經臣等查斷
獄全憑供詞用律尤宜允當若供情未確律擬未符
難成信讞此案施維周係陳思若家僕之處若因年
久無憑當思若索銀之際施維周豈肯甘心兩次給
予銀兩并到案時卽供認伊祖原是陳姓家人久已
出戶之語是該犯供詞既經自認卽無文契可查其
服役根由放出原委何難徹底究明按律定擬若謂
代遠年湮人隔三世不同現在奴僕而謀殺故主之

子孫名分猶存亦不得以久經出戶竟同凡論似此
供詞未詳擬罪未協碍難率覆應令該撫悉心詳審
按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浙撫方 疏稱
據屍父陳聯芳供詞施維周之祖施正在曾祖跟前
服役至順治十六年曾祖緣事遠出施正就想出戶
等語至訊其如何收留服役因事隔年遠實不知情
而放出原委亦係揣度之事無從徹底究明查律載
奴僕謀殺家長及總麻以上親者罪與子孫同此指
奴僕本身而言今被殺之陳思若係已故大學士陳
之遴五世孫施維周係施正之子孫而非施正本身
且該犯之父施宏猷業於康熙年間列名膠庠則其
久經出戶可知似未便與奴婢本身一律同科再查
律載同姓親屬相毆雖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
至死者以凡人論今施維周戳死陳思若固屬名分
攸關但照律科罪與子孫同論在施正與陳思若則
爲總麻尊長在施維周係施正之孫則爲服盡尊屬
將施維周比照故殺服盡尊屬律擬斬監候查例內
律例無可引用援引別條比附者于疏內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今據該撫查明施維周戳死陳思若固屬
名分攸關但施正與陳思若為總麻尊長在施維周
係施正之孫則屬服盡親屬應如該撫所題施維周
應比照故殺服盡尊長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
處決照例刺字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奉

旨施維周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誤傷義父身死比照僱工人毆家長致死減一
等杖流

刑部會看得楊孔士致傷義父裴茂秀身死一案據
江撫開 疏稱楊孔士係楊魁生之子五歲時楊魁
生將楊孔士抱與裴茂秀為子未立有繼約裴茂秀
撫養楊孔士至一十四歲因貧令其各居已二十八
年裴茂秀因楊孔士向習篋匠喚其修補舊籬楊孔
士正在破篋裴茂秀言及本年係伊七十生辰令楊
孔士為之縫衣祝壽楊孔士答以無錢裴茂秀氣忿

所見集 卷二十八
六
詈罵楊孔士輒以並非親父抵觸裴茂秀怒氣愈熾
頭搯楊孔士胸懷時楊孔士側身站立破篋左手拿
篋右手執刀目注刀篋不防裴茂秀頭搯致茂秀之
頭誤撞刀口搯傷頂心跌地又被竹稜劃傷腦後偏
左楊孔士延醫調治並投知族長裴武生等裴茂秀
告以自搯誤傷情由詎裴茂秀因傷身死裴武生等
報縣屢審不諱查律載義子過房雖在十五以下恩
養未久或在十六以上不曾分有財產配有家室有
違犯者並以僱工人論又律載僱工人毆家長死者

斬過失殺減本罪二等等語今楊孔士自幼抱與裴
茂秀爲子至十四歲時卽令出外並未分有財產配
有家室應以僱工人論再裴茂秀之傷原係自搯實
屬思慮所不到但裴茂秀爲楊孔士義父不能孝順
輒以並非親父抵觸致裴茂秀誤搯刀嘴身死實由
楊孔士忤觸所致似未便以過失殺同論將楊孔士
照僱工人毆家長致死律斬減等擬流具題查楊孔
士因與義父裴茂秀角口致令裴茂秀頭搯刀嘴身
死雖係楊孔士忤觸所致未便以過失殺論但楊孔

士正在持刃破篋不及防備裴茂秀誤搯刀傷卽裴
茂秀生前亦稱自行誤搯屬實又未便以鬪毆問擬
查例載律例無可引用應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減
一等科斷詳細奏明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楊孔士應如該撫所題應比照僱工人毆
家長至死者斬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奏明

恭候

諭旨遵行倘蒙

恩准將該犯楊孔士杖一百流三千里查該犯事犯在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應減為杖一百徒三年乾隆十四年八月 日
奉

旨依議

殺死奴僕二命分別有罪無罪定擬

刑部題看得陳發砍死陳元復將伊子五保溺斃一案據貴撫愛疏稱緣陳元自幼係陳發胞伯陳子美契買爲奴復買婢女婚配生子五保因陳子美乏嗣將陳元認爲義子然主僕之名分猶存與陳發終非同堂兄弟後陳發伯父俱故伊兄陳亮繼亡陳元欺陳發幼穉因其妻桂香身死先與陳發寡嫂李氏通姦旋即佔爲繼室並將陳發伯父所遺未分田土蕩盡致陳發無可資生竟以傭工度日李氏物故後

又將陳發之姪石保逐出繼又騙用陳發工銀任討
不還陳發被欺向論陳元輒拾石打折陳發左腿陳
發積忿莫釋乘陳元睡熟持斧連砍陳元右耳竅右
耳根殞命伊子五保哭喊陳發恐人聽聞捫口挾至
濫田淹斃屢審供認不諱陳發殺期親奴婢一家二
命律無正條應比照殺期親奴婢一家三人例減等
擬流等因具題前來查例載殺期親奴婢一家三人
者擬斬監候原係專指非死罪之奴僕而家長期親
連殺一家三命而言今已死之陳元係陳發親伯陳
子美契買家奴乃敢將家長期親姪媳輒姦汚爲妻
復霸佔田土斥逐幼主並毆折陳發之腿致成廢疾
是陳元原係律應論死之僕而陳發現係家長期親
因被欺不甘氣忿毆死卽按律科斷不過滿杖但又
將陳元之子五保無罪淹斃是屬故殺自應照二罪
俱發從重定擬乃該撫並不將陳發所犯情罪細加
詳核祇以該犯殺死奴僕二命輒比照殺死期親奴
僕一家三人例減等擬流殊未允協陳發除毆死陳
元輕罪不議外應改照奴婢無罪而故殺律杖六十

徒一年雖事在本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但連殺奴僕二命情由較重不准減等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奉

旨依議

家生子將妹許人黑夜引人搶親毆死主母應

照奴僕毆家長律斬候

刑部 題據江撫審題宜黃民王冬仔等致傷劉學
周身死一案該撫將王冬仔依共毆人致死律絞候
王成仔依搶奪良家妻女尙未姦污律擬流具題經
臣部以此案王成仔爲李釗明家生子經伊主爲伊
娶妻成家世受主恩淨仔雖係伊妹實伊主家生婢
女胆敢圖財背主許人糾引他人于黑夜之間明火
執械撞門入室以致劉勒孫將伊主母朱氏毆打多

傷該犯猶敢執火在前引路是其逆惡犯尊不法已極雖其夥衆搶親與偷盜財物微覺有聞但其糾引他人將伊主母打傷則確有實據似此干名犯義之徒僅照尋常搶奪例擬流殊屬輕縱至王冬仔身爲李釗明家世僕于黑夜之間遇此等強暴人犯將伊主母毆打受傷于義原當救護其見劉學周執棍把守後門于理亦當捕捉若照夜無故入人家登時格殺之條則律得勿論卽謂已就拘執而擅殺于法亦有專條該撫舍其所因據依尋常共毆律擬以纒首未爲允協事關惡奴欺主不便牽結應令該撫再行詳審案情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王成仔改照奴婢毆家長律擬斬立決量減爲斬候恭候

諭旨遵行王冬仔改依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題臣部于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王成仔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砍傷家長之生祖母擬斬候駁案

刑部會議得姜秀砍傷伊主母武張氏一案據河撫
蔣 疏稱緣姜秀係武張氏家世僕武張氏係已故
武陌千之妾生子武廷桓物故遺孫武中烈年稚一
切家務係姜秀經營武張氏 凶租稞借項俱未清楚
催姜秀索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姜秀
飲醉回歸武張氏斥其不肖賤目姜秀強嘴武張氏
隨拾鉄斧嚇擊桌面姜秀酒醉糊塗卽奪斧亂砍不
期致傷武張氏頂心左右額右手腕等處經伊孫武

中烈聽聞疾忙扶歸投保報縣武張氏傷痕已經平復屢訊不諱查武中烈之祖與父俱故卽爲姜秀之家長其武張氏雖爲武中烈之生祖母而伊祖武陌千之正妻王氏現在似未便卽照毆家長之祖母與子孫同定擬律內別無明條將姜秀擬斬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奴婢毆家長者不分首從皆斬等語姜秀係武中烈世僕因武中烈幼孤姜秀代管家務租稈借項俱未清楚武中烈之生祖母武張氏向索斥責姜秀輒敢不服武張氏拾斧嚇擊桌面姜秀奪斧亂砍致傷武張氏頂心左右額右手腕等處是姜秀之欺主逞兇惡逆已極武張氏係武中烈生祖母名分自屬祖孫武中烈已無伯叔弟兄實爲姜秀之家長則姜秀之砍傷武張氏自當與砍傷家長之祖母同科律例並無嫡祖母與生祖母分別治罪之文何得以武中烈之嫡祖母現在卽將該犯泛同毆家長之期親定擬情罪未爲允協似此奴僕兇砍家長大乖名分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乾隆十七年八月奉

旨依議欽此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姜秀改依奴婢毆家

長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八年七月內議

覆奉

旨姜秀着卽處斬餘依議

婢與人通姦被姦夫用迷藥做餅交放飯蒸以致藥死主母姦夫擬斬奴不知情依過失殺家主絞候

刑部 題據廣撫審題香山民譚昇利意圖行竊用藥迷昏李士蘭合家男婦致死李士蘭之母王氏一案緣譚昇利開張烟酒棧榔米舖與李士蘭僕婦上頭姦好迨譚昇利虧本將舖頂與別人移住李士蘭左鄰梁居斗家因難度日暗囑上頭偷竊伊主銀錢轉給營生上頭答以主人銀錢鎖置臥房木櫃內難

以偷取譚昇利遂起意行竊因慮人多易醒遂思用藥迷昏可以放心搜取尋摘顛茄子研末做成粉團三個哄言做吃囑上頭放在飯鍋蒸熟給還上頭携回放鍋蒸爛藥末墮入飯內致李士蘭家十一人食後皆昏迷倒地惟李士蘭幼女及婢女春來未吃得免李士蘭歸家據春來說出原委李士蘭趕往扭住譚昇利道破奸謀譚昇利認罪求寬教以用白豆根搗汁灌救男婦大小皆已救甦惟士蘭之母王氏因年老氣弱灌救不甦移時殞命將譚昇利擬斬上頭擬杖具題經臣部以上頭先與譚昇利通姦後譚昇利謀竊伊主財物上頭私告以銀錢貯處并家中人數譚昇利遂起意先用藥迷以便偷竊迨譚昇利做成顛茄粉團搭蒸上頭復聽囑携回蒸入飯鍋以致粉團蒸爛藥入飯內一家十一人俱被迷倒伊主李士蘭之母毒重殞命是譚昇利之用藥迷偷上頭既與通姦並知圖竊情由卽謂不知粉團藏有迷藥而王氏之被藥迷死究由上頭携回粉團蒸爛所致律以過失自有本條何得置致死家長之罪于不問僅

科姦罪從輕完結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再加詳究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上頭改依奴婢過失殺家長律絞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八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上頭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踢死爲奴遣犯隨帶之妻比照雇工人論

刑部奏據黑龍江將軍傅 咨稱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毆傷發遣爲奴趙應大隨帶之妻何氏身死一案緣趙應大因夥同劉任斌等行劫朱子賢家財物案內免死減等於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內發遣黑龍江賞給隊長甘三保爲奴何氏係趙應大自行隨帶之妻同在甘三保家倚食度日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三日甘三保赴城當差甘三保之妻厄素爾氏令何氏取柴何氏托病不往厄素爾氏詈罵何氏還罵厄

素爾氏氣忿用木棍毆傷何氏頂心躺地混罵厄素爾氏復用脚踢傷何氏胸膛偏左至十九日何氏因傷殞命審認不諱查厄素爾氏毆傷何氏身死細核情節何氏雖一同發遣爲奴之人但跟隨伊夫趙應大在廿三保家倚食多年應否將厄素爾氏照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枷四十日鞭一百收贖相應咨部示覆嗣後如遇此等案件亦得辦理有準等因咨達前來查何氏係分給廿三保爲奴遣犯趙應大自行隨帶之妻並非同發爲奴廿三保之妻厄素爾氏因何氏不服使喚出言回詈氣忿毆傷身死雖例內向無專條但何氏跟隨伊夫在廿三保家倚食多年卽與雇工無異該將軍將厄素爾氏比照毆雇工人致死例擬徒三年折枷號四十日鞭一百係婦人照律收贖該將軍所擬尚屬平允應如所咨辦理至遣犯隨帶之妻有自行謀生不在主家倚食者係屬平人應以凡論不得概與雇工人同科應請嗣後如遇似此案件卽照此分別辦理俟

命下之日載人例冊通行遵照乾隆四十年四月十八

八日奉

旨依議

因媳懶惰令子毆媳致死照夫毆妻致死絞候

刑部 題據直督審理永清民劉萬全毆傷伊妻張

氏身死一案該督將劉堯章照主使本法依毆子婦

致死律擬徒劉萬全依下手為從照毆妻擬絞減流

均援

赦免罪具題經臣部以劉萬全因伊妻張氏炊爨躲懶

不從劉萬全即行掌擊張氏腮頰伊父劉堯章亦拾

棍遞給劉萬全毆打既經鄰人勸散事可寢息及至

是晚劉萬全夫妻在室理責喊嚷亦夫婦詬誶之常

乃劉堯章又趕入室內自覓繩索將張氏縛手連毆
四棍復囑伊子毆打手足劉萬全遂將張氏懸于樑
上用棍亂打多傷已屬過當迨張氏被毆不甘復與
伊夫在室吵嚷劉堯章業經就寢儘可付之不問何
至又囑令伊子再打張氏兩肋兩脇左腿右手腕右
臂右腿肚小腹左膝等處遍體鱗傷移時殞命在張
氏祇因炊爨稍遲逢夫之怒事甚微細卽云平日懶
于力作屢歸母家亦非悍惡不馴大病婦道可比倘
竟出自劉萬全一時氣忿不恤其妻亂毆致斃鄉愚
夫婦容或有之至若翁媳之間有何深隙始則親加
細縛連毆不已繼復叠次喝令必欲伊子致死其媳
而後快揆諸情理殊難憑信按其下手慘毒之狀顯
于起衅之由不無其中明有別情或劉萬全另因他
故毆死伊妻畏懼抵償囑令伊父代爲捏飾抑或劉
堯章舐犢情深誣認主使希圖開脫其子之罪均未
可定應令該撫確審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將劉萬全改依夫毆妻致
死律絞候劉堯章改依杖罪分別援

赦其題臣部乾隆四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劉萬全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妻持刀砍夫被夫殺死不應擬夫故殺

刑部會看得劉敬上砍傷伊妻一案據湖撫張 疏

稱劉敬上與妻陳氏素相和好緣劉敬上石匠營生

于乾隆四年二月內陡患痰症病臥半載有餘難于

謀食陳氏見夫貧病相連不時吵鬧甚有令夫將伊

改嫁之語至十月十七日陳氏復怨詈不休劉敬上

舉手欲毆陳氏輒拾棹上菜刀向夫拚命劉敬上奪

刀先後砍傷陳氏頂心及左額角陳氏復拚人劉敬

上懷中揪扭不放劉敬上又用刀連砍陳氏腦後髮

際左右倒地旋卽殞命屢審不諱查劉敬上因妻陳氏怨詈不休一時忿恨奪刀連砍且傷痕均在致命處所其為有意欲殺無疑將劉敬上照故殺妻律擬絞具題查明刑弼教所以扶植綱常夫為妻綱豈得持刀砍截律內本夫擅殺有罪妻妾罪止杖一百律文雖止稱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不及持刀殺夫然引律斷罪自必揆情度理且陳氏既已持刀向夫則劉敬上奪刀還砍卽係鬪毆在平人雀角其奪刀還砍者尙必究其臨時起意欲殺不得但據傷多致

命便以故殺定案况本夫殺死持刀相向之妻豈得以其懷忿連砍便為故殺于情于律均不相符應令該撫再行按律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五年十月日奉

旨依議

因妻欲死拋河溺斃比照毆妻致死絞抵

刑部會看得杜永年將妻周氏拋河淹死一案據甘
撫鄂 疏稱杜永年與周氏素相和睦緣周氏產後
得病一載未愈杜永年因家貧不能調治經周氏之
叔周番子將周氏接往伊家養病詎周氏病漸沉重
送回杜永年之父杜必福以家貧媳病責備杜永年
不能顧養杜永年隨於河北借王緒統房屋一間欲
同妻周氏移居彼地就近覓工度日杜永年將周氏
背至河邊過渡候至天晚並無渡船杜永年欲回周

氏因家窮苦遂萌短見卽欲死於河內杜永年見妻欲死亦商欲投河同死周氏令將伊先送入河杜永年聽從卽將周氏背負拋於河內水勢猛急隨卽沖去杜永年正欲投河忽生畏懼且思及伊父年老無人可靠奔回捏稱周氏自行投河杜永年同父杜必福找至楊家灘見周氏屍身在於灘邊被犬殘食頭面左肩腿脚等處報州研訊不諱查杜永年將妻拋河淹死自應擬抵然律無正條杜永年應比照夫毆妻致死律擬絞具題查杜永年因周氏欲死卽聽其言將氏拋入河內以致淹斃雖非出於杜永年之意究係下手拋河應如所題杜永年應比照夫毆妻致死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十五年五月 日 奉

旨杜永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歐妻致死不便藉口罵及翁姑無憑一語擬杖
駁改絞抵

刑部會議得梁扶伴踢傷伊妻梁氏身死一案先據
廣撫舒 咨稱梁扶伴與妻梁氏素好無嫌緣有覃
扶孝梁扶鄭齊至梁扶伴家欲打平伙覃扶孝以下
酒無物令梁扶鄭往梁扶助園內偷菜被梁扶助之
妻窺見詈罵梁扶伴外出適回聞罵進屋又見桌上
青菜問自何來覃扶孝梁扶鄭含羞不答梁扶伴疑
妻竊取隨向詈罵梁氏不服扭住伊夫衣褲回罵併

連及翁姑梁扶伴氣忿舉脚踢中梁氏小腹倒地移時殞命將梁扶伴依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不告官司擅殺律杖一百等因咨部經臣部查律內凡妻妾因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而夫不告官司擅殺死者杖一百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細按律語蓋因夫妻原未因事角口因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其夫一時忿激將妻妾殺死者原其迫於孝道故僅擬杖一百完結如夫妻互相詈罵牽及翁姑者向不在此律今梁扶伴疑妻竊菜互相詈罵一時忿氣脚踢梁氏小腹殞命與伊父母全無關涉止因梁氏回詈連翁姑一語遽議杖責則凡故殺毆殺妻者本婦已死無憑質對俱得藉口罵及翁姑擬杖完結矣事關人命未便草率應令該撫再行確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查本案究因夫妻互罵牽及翁姑前依擅殺擬杖誠有未協梁扶伴依律擬絞并聲明梁扶伴之父年老家無次丁與留養之例相符具題應如所題梁扶伴合依夫毆妻致死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十六年十月

日奉

古梁扶伴從寬免死照例發落准留養親餘依議

因妻出言與父頂撞用被蒙住以致氣閉身死
依夫毆死妻絞候

刑部 題據廣撫咨達 荔浦獐民莫老黑捫壓伊妻
莫氏身死一案緣莫氏素性懶惰終年戀住母家醜
聲外露誠訓不悛翁姑嗔怒氏翁莫扶傳欲將氏休
棄莫老黑不允經衆勸止詎莫氏舊性不改復潛回
母家莫老黑往接不返氏伯莫明高將莫氏帶病送
回莫扶傳怒責不容入室適莫老黑自田回家見而
責詈氏亦回罵莫老黑憐氏抱病隨令入房就寢莫

扶傳嗔子愛惜其妻遂掌打其子又有將氏打死之
忿言經姪莫老二勸散莫老黑卽赴田看禾至三更
回家開門莫扶傳聞知詈罵莫氏臥床用言頂撞莫
扶傳以莫老黑不能訓責欲起身打死其子莫老黑
畏懼入房欲責打其妻以洩父忿因莫氏口內聲嚷
不絕隨將來被蒙住莫氏用手推扭莫老黑騎坐氏
胸詎莫氏患病虛弱一時氣閉殞命莫老黑啟被見
氏已死哭喊灌救不及莫扶傳慮子抵命卽令莫老
黑用刀燒烙莫氏左耳下希圖裝作自縊因烙痕不

像遂卽中止次早莫老黑以自縊報縣審供不諱將
莫老黑依毆妻致死律絞候係聽從伊父主使照爲
從減流莫扶傳應照違犯教令非理毆打子孫之婦
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均係撞人照例折枷等因咨
部經臣部以讞獄斷罪在詳審律令毋得畸重畸輕
致滋出入今莫老黑捫壓伊妻莫氏身死一案莫老
黑因伊妻口內聲嚷不絕用言抵觸伊父一時忿激
用被蒙蓋其頭騎坐胸膛病弱氣閉殞命訊無謀故
別情莫老黑自有毆妻致死本罪莫扶傳並未主使

毆打未便強分首從坐以非理毆打子孫之婦至死
之律一案兩擬律文牽混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莫
老黑改依夫毆妻致死律絞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
八年十一月內議覆奉

旨莫老黑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先後致死妻妾僕婢七人將妾背肉割炙下酒
外擬絞決部改立斬

刑部奏據蘇撫陳 疏稱桃源縣民裴秉若即裴瓊
致死婢妾數命非刑凌虐妻妾一案將裴秉若擬絞
立決具題臣等會看得裴秉若係江蘇淮安府桃源
縣人年四十九歲曾克本縣儒學攢典緣事革退該
犯先後娶妻五人元配陳氏繼妻張氏盧氏汪氏汪
氏於乾隆八年裴秉若將陳氏罵逼縊死乾隆九年
將張氏刀傷嘴唇自行跳水淹死乾隆十三年盧氏

因與該犯不睦縊死惟第四繼妻汪氏病故第五繼妻汪氏現存時被毆打該犯先後娶妾四人李氏王氏黎氏顧氏乾隆十五年因李氏不善持家用鞭棍打傷越日身死用蘆蓆捲裹令工人趙有慶與已家人裴成拾埋亂葬岡內乾隆十六年將王氏毆打逃回母家乾隆二十五年因黎氏辦菜不佳先用鞭棍毆打嗣用燒紅火烙其下體致斃令裴晚裴崇拾埋屋後地內惟顧氏現存該犯平日屢因顧氏房事不遂其欲輒於酒後用小刀割其背肉每歲三兩次率以爲常乾隆十八年冬間因氏不善辦菜用刀割其右耳輪又因氏不聽說話用刀割其背肉炙食下酒又用火烙其手腕二十五年該犯自城中回喚氏同宿怒其來遲該犯用繩縲開顧氏手脚用火燒紅火烙其下体婢女曾氏拉勸亦被烙傷腮腴查驗顧氏曾氏各傷痕俱屬相符此該犯非刑凌虐妻妾或死或傷之情形也至其所用婢女僕人亦常毆打致死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內打死使女婢子二月內又打死僕人隨子俱用蒲包裝裹令裴晚裴崇拾

埋亂葬坑內以致屍首無存無憑檢驗以上各情節緣該犯住宅深邃家人無事不許擅入其鄰佑人等居址較遠聽聞不詳不敢遽報是以多年並未發覺迨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經淮安府訪聞飭縣查拿該犯旋即逃出至二十六年三月初五日據該縣將該犯拿獲到案嚴審供認不諱質之案內應訊人証俱各供吐確鑿該撫將裴秉若比照殺死總功卑幼一家非死罪二人例擬絞立決查裴秉若淫惡殘忍罔顧法紀將妻妾僕婢肆意毆逼先後致死七命更將伊妾顧氏刀割火烙歲以爲常甚至割其背肉炙啖下酒非刑凌虐尤爲慘毒此等殘暴之徒淫兇不法實出情常之外僅如該撫所擬予以縲首殊覺法輕情重若照例駁令改擬又未免稽遲時日轉使兇徒藉以苟延裴秉若應改照光棍例擬斬立決並恭請

諭旨交行在刑部就近行文該撫卽行正法以快人心以昭炯戒至該撫疏稱受傷婢妾工僕悉給親屬領回鄰佑裴汝和並非知情容隱趙有慶裴晚裴崇俱係

工僕聽從主命抬埋均應免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旨裴秉若着交巡撫陳宏謀於該處卽行處斬餘依議

夫故殺妻情雖慘惡仍擬絞候

刑部議覆河撫阿 題張選勒死伊妻李氏燒屍一案緣張選娶妻李氏生有二子素相和好乾隆二十五年張選復娶史氏爲妾李氏與史氏不和張選袒護史氏屢將李氏毆傷三十一年四月張選與伊父張守成分居伊與史氏分居北院張守成與李氏分居南院後因李氏至北院碾米又與史氏爭吵復被張選毆打張守成亦將張選拉住毆責張選懷恨益深起意謀害哄誘李氏假續舊好三十三年十月初

二午間囑令李氏於是晚令張守成出外看戲便於
往宿起更時候張選詭稱天冷進取程草哄令李氏
鋪床乘李氏低頭鋪被張選取縛腰纏帶潛從背後
將李氏咽喉套住兩手勒緊李氏昏軟躄地張選推
倒床前將程草並所存棉花麻程及木椅等物悉放
李氏身上用火點燒走出將大門反搭而逸宋氏等
驚見房中火起喊救熄滅尋獲李氏已被燒殘訊認
不諱將張選依夫故殺妻律擬絞該撫以情節慘惡
請

旨卽行處決具題查夫故殺妻者律止絞候名分攸關未
便違律定擬張選應仍依夫故殺妻律擬絞監候乾
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張選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商同姦婦謀死本婦夫照故殺妻姦婦駁改加

功亦絞

刑部題會看得邱得成與劉鍾氏通姦同謀致死伊妻邱鍾氏一案先據福撫崔 疏稱緣邱得成與劉鍾氏調戲成姦兩情眷戀令劉鍾氏跟伊為妻劉鍾氏以彼此各有夫婦為辭邱得成即起意致死伊妻以圖拐帶劉鍾氏至家相聚約定劉鍾氏於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至虎柵邊等候將伊妻誘至該處塘邊推入塘內淹斃劉鍾氏應允隨先在家中揚

言貧苦不如自盡之語至期邱得成令妻邱鍾氏脫下外衣將劉鍾氏所携之衣借給邱鍾氏穿換邱得成隨將邱鍾氏推倒用手格住咽喉殞命將屍推入塘內令劉氏所穿鞋隻脫放路旁裝點劉鍾氏投塘身死情形連夜奔逃經縣訪聞拘犯審訊供認不諱將邱得成依律擬絞劉鍾氏擬流收贖等因具題臣部將邱得成照該撫所題依夫故殺妻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因劉鍾氏誘令至塘淹斃并囑該氏將衣脫下給與伊妻穿換死後希圖諛認劉鍾氏屍身以冀久遠相聚劉鍾氏悉皆允從迨邱得成將妻致死之時該氏在場目擊死後復有易換屍鞋裝飾投塘溺斃情形且該氏從前在家揚言自盡已有致死邱鍾氏之心種種陰謀詭計殊屬奸險未使如該撫所題將劉鍾氏僅以同謀而不加功律問擬杖流收贖致滋輕縱等因題駁去後今據福撫溫疏稱覆加研訊悉與前審供情無異劉鍾氏實止同謀同行並無下手加功情事但按其前後情形陰謀奸險卽與從而加功者無異前擬杖流收贖似覺情重法

刑部議覆齊撫鄂 題李老冬等毆傷李子懷身死
一案緣李老冬之父李子佔係李子懷總麻服兄李
老冬係李子懷無服族姪李子懷已故總麻服叔李
兆基在日將樓房二間典與孫培閣爲業李子懷因
無屋居住欲行取贖李子佔聞知因伊與李兆基較
子懷更爲親近心懷不甘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二十
四晚李子佔斥李子懷私贖樓房之非李子懷出言
詈罵李子佔拾取木棒毆傷其左額角李子懷取棍
自劉鍾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父僅被壓事非危急部駁不准聲請

輕將劉鍾氏依律改擬絞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
所題劉鍾氏合伊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律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殿傷李子佔額顛倒地騎壓身上舉棍欲毆李子佔
喊救李老冬聽聞趨視見父正被騎壓欲毆情切救
護隨用木棍毆傷李子懷頂心偏左擦傷左肱肘左
手腕而散詎李子懷傷重殞命審認不諱查李子懷
被毆傷痕惟李老冬毆傷頂心當卽倒地實爲致命
重傷應以該犯擬抵將李老冬依例擬絞李子佔擬
杖具題應如所題李老冬合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
至死以凡論共毆人傷皆致命過後身死下手傷重
例擬絞監候李子佔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再疏稱李

老冬因伊父李子佔被李子懷毆傷倒地騎壓身上
舉棍欲毆實係事在危急救護情切致將李子懷毆
傷身死理合援例聲請等語查李老冬之父李子佔
因李子懷贖取房屋心懷不甘致相爭吵李子佔先
用木棍毆傷李子懷致命額角迨李子佔被李子懷
還毆倒地李老冬聞聲趨視李子懷雖舉棍欲毆彼
時伊父李子佔尙未被毆並非事在危急之際核其
情罪實非救父情切應將聲明之處毋庸議乾隆三

十四年 月 日奉

所見集 卷二十八 毆 三二 同姓親屬相毆

旨李老冬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服盡尊屬劉瞻卑幼兩目擬徒年老不准收贖

刑部議覆奉天府尹雅 等咨稱史文燧等同謀剽

瞻史全兩目並史三一目一案緣史文燧籍隸山東

與伊子史天培寄居遼陽州屈田師傅溝伊親姪史

正儀家嗣有同姓五服外之姪史全亦來同居後被

逐出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內史正儀之姪史英夥同

霍貴徐連率赴山創參回家史全被逐懷恨勾通將

軍哥明番多拿獲史英私參送部復向史正儀之妻

于氏女靈姐調戲被于氏斥詈而出彼時史文燧等

外出繼而回歸霍貴懇明參案被破慮及史全復來
欲求史文燧作主送官逃籍史文燧許諾迨至十月
十一日史全同弟史三復至山後適被霍祿遇見通
知史文燧史文燧囑伊子史天培糾人往拿史天培
隨同霍祿糾合尹福基賈成王秀徐連率前往山後
李文彩家時已昏夜叫門不開等至次早史文燧霍
貴踵至將史全史三先後擒拿帶至霍貴家史文燧
恐有後患計圖活埋霍貴求留活命商謀剜眼史文
燧允從霍貴取出鉄錐史文燧卽接在手主使史天
培將史全板倒在地霍貴徐連率按住史文燧史天
培互拿鉄錐剜瞎史全兩目史天培又將史三板倒
在地霍貴徐連率王秀按住史文燧拿錐史天培用
指剜傷史三兩目而散史全兩目俱瞎史三止瞎一
目訊供不諱查剜眼故殘雖由霍貴起意實因史文
燧欲謀致死自應以史文燧爲首史文燧係史全等
服盡族叔奔律載同姓親屬相毆尊長減凡鬪一等
凡瞎人兩目杖一百流三千里三流同減應杖一百
徒三年又例載挾嫌故殘卑幼至篤疾者伯叔姑外

祖父母照毆死姪外孫杖一百徒三年律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又期親兄姊故殘弟妹至篤疾者照毆死弟妹杖一百流二千里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大功以下尊長故殘卑幼至篤疾者作何治罪並未議及但伯叔姑外祖父母以及期親兄姊尙擬杖徒其服盡伯叔亦僅擬徒似未平允史文燧應照凡瞎人兩目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上減一等流二千五百里年逾七十照律收贖遞籍查明財產一半斷付史全收養史天培合依為從減一等同姓服盡尊長再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霍貴創參已得除瞎人兩目為從輕罪不議外合依偷創人參已得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刺字王秀按捺史三合依瞎人一目者杖一百徒三年律為從減一等應杖九十徒二年半霍祿尹福基賈成俱照餘人律擬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分別遞籍發遣克軍等語查本部條奏挾嫌故殘卑幼至篤疾之期親尊長及外祖父母以其情節殘忍未便概置勿論是以分別擬徒定例通行在案至大功以下尊長毆傷卑幼至篤疾者各有應得

折見集 卷二十八 關毆 同姓親屬相毆

刑部題會看得宋大化致傷無辜族姪宋懋祝身死并宋大化之母謝氏畏罪自縊身死一案先據該撫海疏稱查宋大化致傷宋懋祝身死係由伊母謝氏主令謀毆所致是謝氏實屬造意謀毆首禍之人其畏罪自縊雖非監斃在獄實與解審中途病故無異將宋大化比例擬流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查宋大化之母謝氏起意令子還毆洩忿按其本罪不過依原謀應擬杖流其畏罪自盡與監斃在獄及

乾隆三十五年

原謀在家自盡下手人部議仍擬絞候

刑部題會看得宋大化致傷無辜族姪宋懋祝身死并宋大化之母謝氏畏罪自縊身死一案先據該撫海疏稱查宋大化致傷宋懋祝身死係由伊母謝氏主令謀毆所致是謝氏實屬造意謀毆首禍之人其畏罪自縊雖非監斃在獄實與解審中途病故無異將宋大化比例擬流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查宋大化之母謝氏起意令子還毆洩忿按其本罪不過依原謀應擬杖流其畏罪自盡與監斃在獄及

解審中途病故者不同今該撫輒將謝氏擬抵宋大
 化比依原謀監斃在獄例減等擬流與例不符等因
 題駁去後今據江撫海 疏稱宋大化比依原謀監
 斃在獄下手之人減等擬流誠如部議與例未符將
 宋大化擬絞具題應如該撫所題宋大化依同姓服
 盡親屬相毆致死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三十
 七年八月初三日奉
 旨宋大化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故殺無服族姪錯擬鬪殺遵駁改正府縣俱罰

俸一年

刑部題會看得海陽縣民呂阿長搭傷無服幼姪呂
 庄友身死一案先據廣撫德 疏稱緣呂阿長有園
 地一所種植瓜菜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呂阿長挑水赴園灌菜見八歲幼孩呂庄友在
 園頑耍踏壞菜秧呂阿長喝罵呂庄友回詈呂阿長
 用手打傷呂庄友頰唇吻呂庄友倒地撒賴哭罵
 不止呂阿長恐伊父聽聞前來尋鬧復用手向搭咽

鬪毆

同姓親屬相毆

喉嚇令禁聲不期手勢過重致呂庄友氣閉殞命時
有許阿佛在隔園看見趕向查問呂阿長囑勿聲張
許阿佛畏累當卽回家呂阿長將屍安放園邊用草
遮蓋時至夜深背往土名亞婆墳荒埔掩埋旋卽逃
避比呂庄友之父呂爾開不見伊子回家投明地保
盧和貴并托族弟呂阿發代爲尋訪至三十八年正
月初三日呂阿發撞遇許阿佛詢及呂庄友踪跡許
阿佛吐露會見呂庄友在呂阿長園內頑耍情由呂
阿發告知呂爾開邀同地保盧和貴同許阿佛盤問
許阿佛具以實告呂爾開等當至呂阿長家找尋不
著呂爾開具詞控縣差緝呂阿長到案訊驗通詳飭
審呂阿長供認前情不諱嚴詰並無謀故別情似無
遁飾查呂庄友係呂阿長無服族姪應同凡論將呂
阿長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者絞律擬絞監候
許阿佛擬杖等囚具題經臣部以呂阿長因無服
族姪呂庄友踏壞伊園菜秧呂阿長掌打呂庄友領
頰唇吻倒地呂庄友在地哭罵不止呂阿長恐伊父
聽聞復用力擦其咽喉殞命細核案情呂庄友年僅

八歲幼孩無知其在園內戲耍踏壞菜秧呂阿長業經掌其領頰唇吻事卽可已何致恐伊父聽聞尋開輒手搭其致命咽喉立斃原驗傷長二寸九分寬四分有紫紅色血癢實屬深重其中不無別情且克擦入歲幼穉致斃死者不能還手並無力角互鬪情形亦難以相毆致死定擬該撫將呂阿長依鬪殺律擬以絞候情罪未協應令該撫另行研訊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遵卽提犯研訊據呂阿長供認當日見呂庄友踏壞菜秧用掌打其領頰唇吻呂庄友倒地哭罵惟恐伊父聽聞尋開用手向掩其口嚇令禁聲因呂庄友愈加喊罵并辱父母是以一時氣忿起意致死用手搭緊咽喉當時氣閉身死此外並無別情等語是呂阿長臨是有意致死呂庄友之處已據供認不諱前審未能究出實情將呂阿長照鬪殺律擬以絞候誠屬未協現今覆審得實遵駁改正將呂阿長應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許阿佛仍照原擬杖一百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呂阿長應依故殺者斬律

擬斬監侯秋後處決該撫疏稱許阿佛事後不首應仍照原擬依知人謀害他人不卽首告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業經先行發落請免重科等語應毋庸議再該撫疏稱所有本案承審不實現已遵駁改正職名係海陽縣知縣范同治率轉職名係前任潮州府丁憂知府高樹勳相應開報附叅至前署按察使事兩廣鹽運使秦璜先經卸事經現任按察使德成遵駁代爲改正又臣德 遵駁自行改正均應邀免查議等語查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欽奉

諭旨嗣後遵駁改正之案督撫臬司道員仍照舊辦理外

其承審之州縣核轉之知府干凌遲斬絞立決重案擬罪失之過輕者俱應照例實降若監候以下罪名錯誤有議應降調離任者俱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俟朕酌量降旨著爲令欽此嗣經吏部酌議將原擬應斬部駁改爲應絞并斬決絞決部駁改爲斬候絞候情罪本屬相同輕重亦無懸殊照立決人犯錯擬秋後例罰俸一年等因在案今應擬斬候之呂阿長從前承審各員錯擬絞候除前署按察使秦

鑛廣東巡撫德 仍照舊免議外應將原擬錯誤之
海陽縣知縣范同治率轉之潮州府知府高樹勳均
照例罰俸一年查高樹勳已經丁憂應于補官日罰
俸一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奉

旨呂阿長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承審官濫用非刑捏供逼認自應研訊實情

刑部會議得黃國祐戮傷總麻服叔黃扶烈身死賄
囑黃仕乾誣証屍兄黃源清等致死圖賴一案據廣
撫策 疏稱查黃扶烈係黃國祐總麻服叔將黃國
祐依律擬斬監候黃仕乾黃禮耀擬流並聲明黃禮
耀係黃源清小功服兄依律減等擬徒黃國賢等分
別擬以徒杖具題查此案黃源清與黃國祐兩造供
詞倏認倏翻最後廣州府金允彝等會審以黃國祐
等毆死黃扶烈其黃源清等在靈山縣供認誤毆黃

扶烈致死則係署縣盛映刑逼成招等情但查黃扶烈身死之次日村鄰黃禮耀當赴西鄉司巡檢衙門稟請轉報相驗呈內必稱何人打死是乃此案初詞兩造諒難驟生奸計是以廉州府詳請委員確審時經該撫批仰速飭飛弔西鄉司原報呈及原驗件作虛衷確審乃歷委各官並未將弔驗原詞係何人打死之處聲明至于大槌以陳壽相驗時並未驗有黃禮輝黃禮寧傷痕等因駁飭該縣繆象衡以黃禮輝黃禮寧現在傷疤可信嗣盛映審訊作吳江刑書

廖賢咸供當日曾經驗有傷痕而于大槌覆訊吳江等則又稱並無驗過則供係盛映捏造等語查原驗欽州陳壽現經另案叅革在粵審訊承審各官何以並不移取確供以成此案証據再查律載犯人自行反異原招即便再與推鞠事果冤枉即公同將原審原問官吏通問改正等語此案盛映審訊黃扶烈係黃源清打死則云王幼珩疊夾逼王國祐供認並將黃仕乾等懸弔逼認証于大槌覆訊黃扶烈實係黃國社打死則云盛映將無辜之黃國進等勒跪石

地用竹板壓腿令皂役踹住又用竹棍撐胸使家人
視其頭垂則以靴尖亂踢竹片亂打種種酷刑逼令
黃源清等承認後委各官自應遵律將原問官吏研
訊得實方成信讞且此案既稱審出盛暎妄拿無辜
濫用非刑捏寫供招逼令黃源清等承認故爲黃國
祐開脫其中或有別情該撫並未嚴究止以濫用非
刑捏供逼認職名附叅亦未允協應令該撫詳查嚴
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共毆致死原謀係小功兄比照凡人減一等

刑部會看得蔣信進戳傷總麻服叔蔣昭祥身死一
案據浙撫方 疏稱緣蔣姓有祖遺公共祀田五畝
向係蔣信進之父蔣昭仕與蔣昭孫分佃還租辦祭
乾隆七年蔣昭孫將所佃祀田二畝五分得價十七
兩寫立賣契私押與蔣昭仕并種蔣昭仕欠租不清
乾隆十一年十月間蔣昭祥邀同族衆蔣昭立等公
向理討并欲蔣昭仕退佃蔣昭仕執有蔣昭孫賣契
藉端佔種時蔣昭孫已故蔣昭立等遂將公堂銀十

七兩借與蔣昭孫之子蔣老七向贖賣契蔣昭仕又以田內開塘種麥會費工本為辭蔣昭祥當出已資五兩給還蔣昭仕卽令退佃蔣昭仕與圖收割春花延挨不退乾隆十二年正月十九日蔣昭祥赴園灌菜以蔣昭仕不肖負租缺祭沿途詈罵并稱若不退佃令人割麥毆打等語有蔣賢亭聽聞告知伊父蔣信禎轉告蔣昭仕蔣昭仕聞知輒起意謀毆洩忿喚令伊子蔣信進蔣信龍伊姪蔣信禎蔣高龍并蔣信禎之子蔣賢亭蔣賢亮等各執鎗棒隨往蔣昭仕前至菜園與蔣昭祥爭鬧隨用担柱戳傷蔣昭祥左腮腋并帶傷左眼角又抓傷蔣昭祥額顱蔣賢亭用木棒毆傷蔣昭祥右後肋蔣賢亮亦用木棍毆傷蔣昭祥左肱肘左脚踝蔣高龍拾石擲傷蔣昭祥人中蔣信進因蔣昭祥辱詈不止一時氣忿頓起殺機隨用鎗戳傷蔣昭祥胸膛倒地時蔣昭祥之兄蔣昭辰并姪蔣信基聞聲赴救蔣信禎用鎗戳傷蔣昭辰臍肚蔣信龍亦用鎗戳傷蔣信基左臀而散蔣昭祥傷重隨時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律載同謀共毆人因而

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原謀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餘人各杖一百又律載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死者斬註云小功大功兄姊及尊屬則決餘俱監候等語不言故殺者罪止於此蔣信進用鎗戳傷蔣昭祥胸膛臨時有意欲殺係蔣昭祥總麻服姪應依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原謀蔣昭仕照律應擬流係蔣昭祥小功服兄聲明減徒蔣信頑擬軍蔣信龍等擬以杖徒具題應如該撫所題蔣信進合依卑幼毆本宗總麻尊屬死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再該撫疏稱原謀蔣昭仕律應擬流係蔣昭祥小功服兄可否於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應聽部議等語查乾隆六年十二月內臣部會同九卿議定嗣後尊長謀殺本宗及外姻卑幼爲首仍依故殺法定擬其爲從加功之尊長各按服制依爲首之罪減一等奏准通行各省督撫遵照在案此案蔣昭仕係共毆人原謀之犯凡人律應擬流今蔣昭仕係已死蔣昭祥小功服兄按其服制應減凡罪一等但律無明文伏查名例內開律無正條者援引比附應加應減定擬

罪名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應將蔣昭仕比照謀毆人從而加功之尊
長減一等例於凡人原謀流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
三年仍照例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旨蔣信進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故殺小功堂姪正犯病故咨部完結原謀係小

功服叔比照減徒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准

刑部咨據浙撫永 咨稱汪永同等毆斃汪如檜身
死一案緣汪永同與兄汪永成係汪如檜小功堂叔
汪如檜曾買汪永同等故父汪國寶田二畝八分原
屬絕契嗣經汪永成等向汪如檜贖田許訟汪如檜
因念族誼情願聽贖呈縣詳府批結在案祇因汪永
成等另欠汪如檜銀二十兩未償是以田未得贖乾

隆十三年五月汪如檜患病需用將田契四張令子汪阿振向陳宗成當銀陳宗成無銀私向顧三禮轉當顧三禮卽告知妻叔汪永成商之汪永同將銀十五兩交陳宗成轉付汪阿振收受汪永同取回原契卽于七月二十七日將應佩賓應位先佃種此田稻盡行割回汪如檜聞知卽措銀贖契不交應佩賓等屢向汪永同等逼還稻穀并言無穀還卽行吵鬧汪永同等給以閤七月十五日交還至期汪永同慮及無穀交還應佩賓必來吵鬧欲毆洩忿商同汪永成在家守至午後汪永同手持刀筐前向東坑掏芋汪永成攜帶木槌同往東坑等候至晚適佩賓等不至而汪如檜到地卽與汪永成爭論汪如檜先擊汪永成一掌汪永成側身躲避隨舉所執木槌毆傷汪如檜左後肋倒地卽被石尖墊傷左腮腴并癢傷左臂復又毆傷其右手腕汪永同持刀趨至因見汪如檜平日力大懼其起身還毆將刀割傷汪如檜右腳跟復因汪如檜用左脚向踢又戳傷其左臙肋并割傷其右腳踝而汪如檜怒罵愈甚汪永成頓起殺機復

持木槌毆傷汪如檜額顛致命處所當經屍兄汪如
檀等趕救不及將汪如檜抬至汪永成家內傷重旋
卽殞命時值該縣公出經典史據報詳府飭委黃邑
代驗訊詳奉飭究審嗣據該縣限滿未解當以該縣
承審遲延職名送叅并據驗報汪永成病故在案其
謀毆致死情由已據逐一究明似無諱飾汪永成合
依尊長毆殺小功堂姪故殺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
候今已病故應毋庸議汪永同起意謀毆合依原謀
律杖一百流三千里查汪如檜係汪永同小功堂姪
律內雖無毆殺小功堂姪原謀減等之文但毆殺小
功堂姪罪止杖流原謀亦擬杖流似未平允查例載
律無正條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減一等科斷等語
汪永同應比照原謀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陳宗
成顧三禮商謀將汪如檜田契輾轉押當致啟衅端
應照不應重律各杖八十查該犯等事在乾隆十四
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杖犯陳宗成顧三禮概于寬免該犯汪永同負
欠謀毆致死人命雖犯在

恩詔以前不准援減仍照例杖一百徒三年再此案民田
 二畝八分應聽汪如檜之子汪阿振管業不准回贖
 田契四紙追給收領至汪如檜所得汪永同押銀十
 五兩今汪如檜已死應免追還仍于汪永同名下追
 出前欠汪如檜銀二十兩稻穀十五名分別給與汪
 阿振應佩賓等收領所有監斃絞犯汪永成管獄官
 職名係仙居縣典史王佩相應開列附叅餘俱無干
 省釋等因咨部據此汪永同等應如該撫所擬完結
 仍照例彙題至議處文職事隸吏部應將原冊揭移
 送吏部議可也

為首毆死大功服弟擬流帮毆之卑幼仍擬斬
候

刑部 題據

盛京刑部侍郎等審題石七格等共毆石天爵身死一
案緣石天爵有地七畝典與石七格之胞弟石老格
耕種多年石天爵向贖不允呈控斷派均分石老格
氣忿不平是夜潛至石天爵園內自縊身死守堡楊
花子欲行報官石七格謊言不必但令石天爵見我
即便完事楊花子往告石天爵同兄石天祿携酒前

至石七格家不遇復找至已死之石老格家見石七格弟兄子姪俱在彼處石天爵斟酒跪求而石七格不容分訴手持木棍打傷石天爵肘石天祿見勢兇狼急忙奔出石六格隨持木棍毆傷石天爵脚面倒地石七格復持石亂毆以致打傷石天爵左脚石良彩又持鋤柄叠行戳傷石天爵手脚等處當卽昏迷至晚殞命將石七格依律絞候石良彩斬候石六格擬流折柳石良瑞擬杖具題經臣部以此案該侍郎等將石七格審擬絞候查律載本宗及外姻尊長毆總麻小功卑幼至折傷以上各按服制通行減等至死者絞監候係兼本宗外姻及毆傷者而言至於同堂大功服弟服雖同而分最親故律內特設專條以明親疎之分所以律云毆殺同堂大功服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意甚明石天爵係石七格之同堂大功服弟按照服制自應依律滿流事關生死未便率結應令該侍郎再行詳審查照服制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續據該侍郎等將石七格改依毆殺同堂大功服弟律擬流石良彩擬斬具題臣

部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內議覆奉

旨石良彩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同雇工人共毆死大功弟照律擬流雇工人爲

從擬徒

刑部 題據晉撫題代州民李貴林等毆扎馮六祿
身死一案緣李貴林在馮從壽家傭工有馮從壽堂
弟馮六祿因貧難度向馮從壽借銀二百兩營運馮
從壽不允馮六祿忿怒輒欲拚命告知其母伊母聞
知告知馮從壽畏懼遂囑李貴林時爲防護嗣馮從
壽擇期欲往胞兄處躲避詎馮六祿聞知卽于是晚
攜帶雙刀直赴馮從壽家內強索銀兩馮從壽見勢

兇惡婉言回覆馮六祿抽刀向砍馮從爵閃避未中
適李貴林聞知攜帶通火鉄尺往看見馮六祿持刀
兇橫卽將馮六祿右胎膊接住將刀奪棄馮六祿又
于腰間復掣一刀欲砍李貴林乘勢將馮六祿扭結
倒地用鉄尺連毆其右胎膊右手背馮六祿將刀跌
落翻掙摸取李貴林復向其胎膊連毆傷及其太陽
左額角額顱馮六祿撲身欲起李貴林將其髮辮揪
落一縷馮從爵恐馮六祿復起行寬隨取裁紙小刀
戳傷馮六祿右肱肘右肱胝馮六祿舉脚欲踢又扎
傷其左右臙朋李貴林又毆傷其左脚腕卽于是夜
殞命屢審不諱將李貴林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
致命傷重律擬絞馮從爵擬杖等因具題經臣部以
承審命案必須實係一時爭角偶然致死方與毆殺
之律相符今馮從爵等致死馮六祿一案馮從爵與
馮六祿誼屬同堂兄弟馮六祿因度日艱難向馮從
爵借銀二百兩營運亦屬常情馮從爵託詞不給反
向雇工李貴林商謀帮毆則馮從爵之殘刻骨肉已
可概見至馮六祿復來索借雖云持刀向砍亦係馮

從爵一面之詞况馮從爵並無一傷乃李貴林卽持
鉄尺趕至將馮六祿扭結倒地用鉄尺連毆其右脇
膊等處斯時馮六祿之刀業已落地而李貴林亦未
受傷馮六祿旣不能還毆亦未詈罵乃李貴林復行
連毆並揪落髮辮馮從爵又用刀叠扎以致馮六祿
受傷至十九處非係穿透卽屬骨損似此殘忍毒害
實有謀殺情弊迨經官審訊馮從爵將重罪卸於雇
工李貴林而李貴林卽坦然自認且屍母劉氏目擊
視子被殺當時並不急切赴控到案亦不極口伸冤
屢次供詞皆若幫護馮從爵故開生路則馮從爵之
持富凌虐以誦營求更屬顯然承審各官並不嚴究
一任該犯狡供遽將李貴林擬絞監候馮從爵擬杖
情罪不符事關人命未便草率應令該撫嚴飭承審
各官秉公研審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馮從爵改依毆殺同堂
大功弟律擬流李貴林改依爲從律擬徒具題臣部
於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刑部集

卷二十八

國朝

五十九 毆大功以下尊長

幫父毆死大功兄父照故殺姪杖流子照律擬

斬減流

刑部 題據江撫審題南昌民朱添祥勒死親姪朱
賤子併逼勒伊子朱志全幫同騎按一案緣朱賤子
父死母嫁遊手嗜酒日食維艱將妻嫁賣又將幼弟
朱全子私賣與劉玉柱為子并乘便竊取朱添祥宛
言勸勉許其前往告貸朱賤子時向索錢沽飲偶一
不與即行詈罵朱添祥以其麴蘖迷心不即與較次
早面斥朱賤子仍肆不遜飯後復向詈罵朱添祥往



喚伊子朱志全直至朱賤子房內朱賤子卽轉身異圖取械抵禦朱添祥乘勢用頭力撞朱賤子往前一跌朱添祥卽騎壓身上喝令朱志全騎壓下身遂拉自己足上裹脚將朱賤子兩手捆住朱賤子仍肆辱罵朱添祥頓前殺機適見地下遺有麻繩轍行順取連繞朱賤子咽喉項頸收勒朱志全勸父釋放朱添祥不允詎朱賤子被勒逾時殞命朱添祥情急懼罪卽將繩就繫于木梯裝點自縊報縣驗係被勒身死將朱添祥依期親伯叔故殺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朱志全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律擬斬立決查朱志全因迫於父命始雖幫按繼卽求釋似屬情有可原相應聲明聽候部議等因具題經臣部以乾隆十三年七月內臣部奏在定例嗣後事關服制應從本律者督撫于具題本內各按本律定擬如情有可原該督撫止于案內敘明情節不得聲明兩請臣等於本內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等因又乾隆十一年四月內臣部會同九卿奏准定例嗣後凡聽從下手毆本宗小功大功兄姊及尊

屬致死者除實係迫于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至死並非助毆傷多情重者將下手之卑幼仍照律減等科斷外其雖有尊長使令毆打而輟行疊毆多傷情重者將本犯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各在案此案朱志全聽從伊父朱添祥指使將大功兄朱賤子幫同騎按致被伊父朱添祥將朱賤子勒斃斯時朱志全若係同謀幫勒則爲謀殺加功之人旣與聲請之例不符若僅迫于父命幫同騎按不知伊父欲殺情事則該犯意止助毆並未下手依律自應分別首從又與斬抵之律未協今該撫旣將下手勒斃之朱添祥依故殺姪律擬流復將幫按之朱志全依毆死大功兄律擬斬又稱朱志全始雖幫同按脚繼復爲之求釋似屬情有可原聲請部議等語不但一命兩抵抑且前後歧誤事關出入生死未便草率定案應令該撫再行研訊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朱志全改依卑幼毆本宗大功兄死者斬減流朱添祥仍照原議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內議覆奉

所見集
卷二十八
旨依議

聽從祖命扎死小功服伯其祖並無威嚇情狀
仍擬斬候

刑部 題據晉撫審題趙城民晉兆子鎗扎堂伯晉
國祿身死一案緣晉兆子係晉國祿小功服任晉兆
子之父晉三畏曾欠晉國祿銀兩無償經晉三畏之
父晉中倫清還嗣晉三畏物故晉國祿希圖重索執
持假券向索晉中倫不甘控縣戒飭完結晉國祿挾
恨乘醉赴門嚷罵晉中倫之子晉三重出與理論被
晉國祿用烟袋扎傷左腋肌晉中倫趨至斥咎晉國

所見集

卷二十八 刑部

三 毆大功以下尊長

祿輒行推跌晉兆子赴場守麥持鎗出見卽勸晉中倫回家晉中倫聲言欲赴伊家理論晉國祿聽聞趕回晉中倫見其兇橫喝令毆打晉國祿聽聞撲毆晉兆子恐祖受傷情急用鎗嚇扎致傷晉國祿心坎偏右次早殞命查晉兆子扎傷小功服伯晉國祿身死訊係聽從伊祖晉中倫主使且恐伊祖受傷舉鎗嚇阻以致扎傷致斃傷止心坎一處並非疊毆多傷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之例相符將晉兆子依卑幼毆小功尊屬死者斬律減流晉中倫擬以杖徒收贖等因具題經臣部以例載聽從下手毆本宗大功小功兄弟及尊屬致死者除實係迫於尊長威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仍照例減等科斷若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疊毆多傷致死將下手之犯擬斬監候等語例意蓋以邂逅致死與疊毆多傷致死者雖同屬尊長使令而威嚇下手與僅令毆打者情事不同故罪名亦有輕重今晉中倫因見晉國祿兇橫僅喝令毆打並無威嚇情狀晉兆子遽用鎗扎斃命雖非疊毆多傷但鎗係金刃兇器心坎又屬致命要害卽非疊

毆已能斃命更與勉從下手邂逅致死者情事不同
該撫將晉兆子照迫於尊長畏嚇例減流情罪不符
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妥擬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將晉兆子改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致
死者尊長僅令毆打而輒行疊毆多傷致死例斬候
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內議覆奉
旨晉兆子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因所擲榔頭誤傷小功服兄身死斬候

刑部 題據蘇撫審題如臯民劉成先誤傷服兄劉
成忠身死一案緣劉成先係劉成忠小功服兄劉成
忠姑母家出殯劉成忠往送順至劉成先家劉成先
令弟劉成龍偕往當因家內乏人囑令卽回劉成龍
被姑母留住越二日方歸劉成忠復至劉成先家歇
足時值劉成先坐於門首手執榔頭槌草劉成忠前
赴廚房吃烟劉成先因弟歸遲向斥劉成龍回言唐
突劉成先氣忿手執榔頭向旁一擲起身欲毆適劉

成忠從廚房吃烟走至劉成先身旁正欲彎腰坐下
被劉成先所擲榔頭誤擊右額角骨破劉成忠聲喊
劉成先始知當為包紫比劉成忠次日殞命劉成先
合依卑幼實無干犯尊長情節尊長倏至其前因而
誤中致死仍依鬪毆而誤殺旁人律絞候具題經臣
部以律內卑幼毆本宗小功兄死者斬決又例載毆
死有服尊長情輕之案該督撫按律例定擬止于案
內敘明法司核覆亦照本條擬罪若所犯情節實可
矜憫者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各等語至卑幼誤傷小功尊長引誤殺律論以絞候
仍將致悞情由聲明之例業經奏准刪除今劉成先
因斥責伊弟劉成龍手執槌草榔頭向旁棄擲起身
欲毆適小功兄劉成忠突至擲傷右額角身死照誤
殺律絞候殊未允協服制攸關未便率結應令該撫
詳敘案情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續據該撫將劉成先改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兄
死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二十年三月內議
覆奉

青劉成先改爲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因捕賊誤緘爲僧之堂叔身死駁改犯時不知
以凡人不拒捕而殺以鬪殺論不准援 赦

刑部題據浙撫周 疏稱緣管士鳳係管世選小功
服叔向在德盛橋廟內爲僧與管世選素無嫌怨乾
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夜管士鳳往窺管世選田內
菜種因田地魚蕩坐落屋後管家浜北岸花息池魚
屢被賊窺是夜撐船渡浜前往照看望見管士鳳朝
北蹲倒在田拔菜管世選于黑影中疑是賊人欲捉
拿送官隨取纜船麻繩一條向北潜行至管士鳳背

後順勢一推管士鳳撲跌田溝磕傷左腮腴管世選
卽騎坐背上雙手將繩套入項頸管士鳳叫喊掙扎
管世選倉忙套繩不能辯識因恐被逃脫執繩不放
乃管士鳳掙扎勢猛以致將繩抽緊詎管士鳳年老
氣閉當卽殞命管世選見其不動黑暗中急切不能
解鬆摸着頭無髮辯翻身細認始知管士鳳已不能
救隨計圖滅跡將屍背至船內拾石拴縛載往無胥
漾內拋棄而回該廟住僧沈天祐因管士鳳久出不
歸于二十三日赴伊女朱管氏家查問管氏往告伊
父族人浼托尋訪時有管世選鄰居管世昌曾于十
八日夜聽聞管世選田內喊聲告知管氏管氏根問
管世選不以實告管世昌之姪管家瑞欲行具稟管
世選阻止管世昌等因無確據未經首報至二十六
日管士鳳屍浮南斗港內地保報縣驗訊拘犯究出
前情屢審供認不諱訊係捕賊誤緘致死並無謀故
情事亦無加功之人管世選合依卑幼毆本宗尊屬
死者斬律應擬斬立決該犯實屬犯時不知相應聲
明聽候核擬具題經臣等查律載卑幼毆本宗小功

尊屬死者斬決又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各等語此案管士鳳乘夜偷竊堂姪管世選田菜管世選見而往捕用繩套入其頸管士鳳掙扎喊叫其時睡臥在家之管世昌尙能聽聞管世選騎坐背上豈有不能辯識伊叔聲音之理按其情節似不當以犯時不知曲爲開脫如謂該犯黑暗之際因捕賊而誤緘伊叔致死則是該犯亦有應得之罪今該撫將管世選定擬斬決復聲明犯時不知之處事屬兩岐碍難遽議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務得致死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覆加研鞫管世選供稱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夜因田地花息屢次被竊撐船過浜照看望見一人蹲倒在田偷拔菜種心疑是賊意欲捉拿送官隨取麻繩潛至管士鳳背後順勢一推撲跌田溝騎坐背上套入項頸管士鳳撲溝掙扎極聲喊叫音已變異且管士鳳出家年久素不往來該犯于倉忙縛賊之頃不能辯識聲音因恐脫逃執繩不放不料管士鳳掙扎勢猛以致繩結抽緊氣閉殞命該犯見其不動卽欲

解繩黑暗中急切不能解開翻身細認始知誤緘堂叔已經無救恐到官受罪背屍丟棄水中委因黑夜捕賊誤緘致死並無別情等語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查晉世選與晉士鳳素不同居聲音本屬生疎是夜晉士鳳身撲田溝發極叫喊音已變異以致未能辨別質訊晉世昌據供是夜睡臥在床雖聞有喊叫之聲實不知係何人聲音等語則晉世選犯時不知實非狡飾查律載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又律載盜田野穀麥菜果准竊盜論有拒捕依罪人拒捕又罪人不拒捕而殺以鬪殺論各等語今晉世選因黑夜捕賊誤緘堂叔晉士鳳身死犯時不知自應依律依凡人論將晉世選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具題查晉世選緘死堂叔晉士鳳既據審明實係犯時不知應如所題晉世選除棄總麻以上尊長死屍不失輕罪不議外合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該犯雖事犯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但該犯誤殺服叔倫紀攸關應不准其援減等語應如所題不准援減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旨晉世選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毆殺大功弟一家二命比擬絞候

刑部會看得賴以周戳傷大功服弟賴武生賴亞道身死一案據廣撫鶴 疏稱緣賴以周與賴武生賴亞道有租遺松山一號各半分開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三日賴以周砍伐已山松枝分晒賴武生山界內初六日賴以周往收松枝賴武生賴亞道知覺疑係越界砍伐往山攔阻賴亞道拾石擲打賴以周賴以周閃避舉棍戳傷賴亞道右脊脊倒地擦傷右腿賴武生見弟受傷趕至撲毆賴以周情急用挑抵戳中

毆
二
毆大功以下尊長

傷賴武生左乳旁移時殞命賴亞道至十五日身死
屢審不諱查律載毆殺同堂大功弟妹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仍依律給付財產一半養贍此指毆殺一人
而言又例載殺死功服總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
者俱問擬絞決奏請

定奪此指謀故等殺而言又定例毆死一家二命者擬
絞立決此言凡人鬪殺之罪至毆殺大功卑幼一家
非死罪二命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明文查例載律
例無可引用比照某律其例或加一等減一等科斷

詳細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今賴以周因爭取松枝互鬪先後戳傷大
功服弟賴武生賴亞道身死訊無謀故別情但致斃
一家二命未便僅照毆殺大功堂弟律擬以杖流若
遠依殺死功服總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例問擬
絞決則事非謀故既與例意未符且較之毆殺凡人
一家二命亦覺漫無區別將賴以周擬絞監候具題
應如所題賴以周應比照殺死功服總麻卑幼一家
非死罪二命絞決例量為未減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鬪毆

毆大功以下尊長

依律追財產一半分給賴武生賴亞道親屬養贍仍
將比引科斷緣由聲明恭候

聖旨定奪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奉

旨賴以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苗人毆死小功堂姪杖流柳貢追財產一半給
屍屬

刑部 題據貴撫審題大定苗民阿介打傷阿臭身
死一案緣阿臭係阿介小功堂姪阿介往平遠州城
趕場至晚會遇阿臭邀赴酒店沽飲阿介因酒醉天
黑在店覓棍拄手阿臭憶及前在毛栗團趕集會與
阿平之女阿棟熟識令阿介陪伴往尋阿介不允阿
臭詈罵阿介隨將柴棍毆傷阿臭臂膊阿臭用戩殼
還毆阿介復棍毆阿臭左脇阿臭蹲地愈罵阿介又

聽從小功叔捆扯大功兄送官其叔中途故殺
訊不知情不應擬以斬決駁案

刑部題會議得李萃李謨聽從李之密捆拉堂兄李
聰送官並李之密中途將李聰推溺致死一案據川
督開 疏稱李萃李謨俱係李聰大功服弟李之密
係李聰小功堂叔李聰胞兄李義病故遺妻楊氏李
聰屢欲成婚楊氏不從嫂叔因此爭吵李之密聞知
屢將李聰責罵李聰執迷不悟楊氏恐李聰恃強亂
倫母家又無親屬可依遂起意改嫁商之李之密託

尋人戶李之密允從爲之央媒擇配有張紹泉覓媒
齊範世求娶議定財禮銀兩擇期交銀接娶李聰知
覺復行攔阻楊氏告知李之密喚同李萃李謨向伊
理論共責其非李聰不服輒持板櫓行毆李之密隨
拾柴塊毆傷李聰右腮腴倒地磕傷右太陽李聰肆
罵李之密遂令李萃李謨幫同按捺自取麻繩將李
聰兩手背綁意欲扯往場上投約送官李聰不肯行
走李之密復令李萃李謨強拉同行至白水河邊李
萃等力乏坐歇李聰臥地聲言送官處治料無死罪
回家定行拚命李之密聞言忿激頓起殺機將李聰
用力一推滾落河內誑稱李聰已交鄉約押送進城
將楊氏嫁與張紹泉時屍子李春栢贅居王姓家不
知其事嗣經歸家尋父無踪報縣獲屍驗訊無異查
致死李聰雖由李之密一時起意李萃李謨均未預
謀但旣已聽從按捺又復拉扯同行以致李聰被李
之密推溺斃命倫紀攸關自應按律定擬除李謨病
故外將李萃擬斬立決李之密擬絞監候楊氏擬杖
並援引所犯情實可憫夾簽聲請之例於案內叙明

具題查律載尊長毆小功堂姪故殺者絞監候律註
云獨毆曰鬪有從爲同謀共毆臨時有意欲殺非人
所知曰故共毆者惟不及知仍只爲同謀共毆又律
載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者以主使之入爲首下手
之人爲從減主使一等又律載家人共犯止坐尊長
侵損於人者以首從論若共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
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仍以一人坐其首罪餘人坐
以從罪各等語今觀諸律親屬致死親屬除犯期親
以上尊長從罪與首罪相同故律不分別外其犯大
功以下尊長律不言皆者或係共毆或有主使無不
依首從法照服制遞加論罪惟獨毆本宗功服尊長
致死者與共毆爲首者同論始有斬決之條謀殺總
功尊長已殺者始有斬決不分首從之律條分縷晰
輕重適平準情定法本屬該備此案李之密喚同李
萃帮拉李聰送官時如果先有商謀致死情事或推
河溺斃時李萃係知情加功則李萃以大功服弟犯
尊謀死堂兄自當依律斬決以正倫紀若如該督所
稱李萃僅止帮同拉送告官至李之密忿激推溺李

聰係出臨時故殺李萃實未及知則李萃又應依共
毆條照服制遞加治罪今該督既未將是否同謀致
死情由推究明確又不依首從法按律科罪曲引夾
簽奏請之例輾轉聲敘實與律例不符事關生死未
便議覆應令該督再行詳細研鞫務得致死確情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
日奉

旨依議

因兄奪雞刀尖挫傷致死部駁有無逆讞情形
刑部會看得甘邦定刀傷胞兄甘邦成身死一案據
江撫吳 疏稱甘邦定係甘邦成同母胞弟自幼出
繼與堂叔甘爲僮爲子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甘邦定因生父甘映奎思食野雞央同游掌網獲一
隻游掌囑令存留一半候伊來店吃酒甘邦定隨切
雞一半送與生父甘映奎時甘邦成酒醉見而索食
甘邦定因游掌囑留未給當卽回店持刀切雞適甘
邦成奔至欲行取食甘邦定左手將雞藏往背後身

隨左轉右手之刀未及棄置側按桌上因刀尖露出
桌外甘邦成酒醉撲身奪雞勢猛不期適碰刀尖致
傷臍肚左邊甘邦定驚見扶回醫救不效殞命訊供
不諱查甘邦定自幼出繼與堂叔爲子降服大功應
按所後服制定擬將甘邦定擬斬立決具題經臣部
以此案甘邦定用刀切雞當伊兄取食之時該犯將
刀按住未放是以深至透膜腸出身死則其手按兇
刀之時有無用刀迎戳情形尙在疑似其所供一時
倉猝右手之刀未及檢下一語殊未確切應令再加
確訊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覆加研訊據甘
邦定供是日執刀在小桌切雞甘邦成奔至桌上取
食該犯左手將雞藏往背後是時止顧護雞因一時
忙促右手之刀未及置放仍拿在手按於桌上刀柄
著實刀尖露出桌外甘邦成本係酒醉撲奪勢猛以
致挫傷臍肚並無用刀迎戳情事甘邦定仍照原題
擬斬立決並聲明甘邦定究無口角爭鬪逞兇干犯
情形照例聲明聽候部議應如所題甘邦定合依卑
幼毆大功兄死律擬斬立決再查甘邦定當伊兄甘

邦成向索雞食之時該犯既知藏雞卽應將刀一併
 收回乃反將手按刀柄以致刀尖露出桌外戳傷伊
 兄臍肚腸出殞命核其情節無可矜宥應將該撫聲
 明之處毋庸議乾隆三十一年 月 日奉
 旨甘邦定著卽處斬餘依議

期功兄被叔嚇逼致死為匪之弟減流為徒

乾隆三十一年

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張文賢等將張九棄蕩身死
 一案緣張文賢同胞兄弟三人長張廷贊次張應功
 三張文賢張廷贊生張天祥張應功生張申張九張
 九向不習上先於乾隆二十九年犯竊杖責逃往蘇
 州至三十年回家張文賢與伊胞兄張申以其為匪
 不容居住本基張九遂棲近處空屋十月二十九日
 張九故智復萌潛至小功姪張酉家窃取布衣雞隻

當經張酉聽聞趕出獲住人賍認係張九扭愬叔祖
張文賢張文賢隨取麻繩將張九兩手反縛令張天
祥張申駕船欲將張九解官張九出言詈罵張申取
木扁担打傷張九右臂膊兩處張文賢卽同張天祥
張申將張九扯拉下船行至九里柵時已三更水柵
關閉張文賢等將船搖回欲俟天明再往張九獨坐
在船頭見船搖轉輒謂解官不過責打放回不是持
刀截殺定要放火烧死張文賢聞而氣忿頓起殺機
惟時船至宛山蕩張文賢卽令停船欲令張申張天
祥幫同將張九棄蕩張申等不肯張文賢用言嚇逼
張申張天祥方始聽從將張九擎住張文賢自取船
內草繩拴縛張九兩足又令張天祥取船中墊灶石
塊自取船上縴繩繫於石上令張申張天祥縛於張
九左後肋同將張九棄蕩身死將船搖回託言張九
逃走各散經縣訪獲審供不諱查張文賢係張九期
服叔除棄屍未失輕罪不議外張文賢依故殺期親
姪律杖一百流二千里年逾七十照律收贖張申係
張九期服兄張天祥係張九大功兄幫同致死均應

照爲從加功尊長各按服制依爲首之罪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張九本屬匪徒當張文賢起意將張九致死該二犯先未允從後被張文賢逼迫方始幫同下手與預先商謀致死者究屬有間若竟照例擬流未免情輕法重應將張申張天祥各照爲從滿流之罪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可也

奴僕聽從謀殺家長外孫聲請斬候謀殺大功堂弟雖係爲從不准留養

刑部議覆蘇撫明題周陳明楊才聽從已故周寶南緘死周海一案緣周陳明係周寶南之子周海係周陳明大功服弟楊才係周海外祖蔣馭平之僕周海幼喪父母周寶南撫養長成周海素性遊蕩家產花盡乾隆二十九年周海之外祖蔣馭平留伊夫婦在家相幫種田周海仍不務業屢訓不改三十年蔣馭平撥房一間令其自住三十一年秋間周海爲匪

不端蔣馭平查知盤詰未認而止十二月十四夜周
海行竊夏勝章家衣物經事主聞聲起追認明喊破
追趕不及次早夏勝章至蔣馭平家索討贓物蔣馭
平往尋周海不遇見柴堆有衣服二件携交夏勝章
認領夏勝章因尙有餘贓聲言告追蔣馭平顧惜顏
面認賠未報三十二年正月初七日適周海外出賭
錢令妻炊飯不允將妻毆打蔣馭平之姪蔣岐山蔣
立山蔣九觀等聞聲先後趨勸均被詈罵蔣九觀歸
訴伊叔蔣馭平蔣馭平當喚周海訓誡周海不遜蔣
馭平用繩拴縛在家至晚逃出初八早蔣馭平命子
蔣雲章同蔣立山將周海匪行往訴周寶南下午時
分周寶南偕子周陳明至蔣馭平家適周海從外走
進周寶南見而訓罵周海逞兇不服周寶南用繩拴
縛周海項頸聲言送官周海不遜周寶南同蔣馭平
至周海家搜出賊具衣服盤問來歷周海不吐周寶
南因周海係伊親姪爲匪玷辱一時忿激起意致死
卽與蔣馭平密商蔣馭平聲言周家之人應聽周寶
南做主周寶南隨向伊子周陳明告知欲將周海帶

至祖墳緘死囑勿聲張傍晚周寶南邀蔣馭平同往蔣馭平因年老不允轉令伊子蔣雲章伊姪蔣岐山並僕人楊才伴送俱未告知謀殺情事周寶南將周海帶至墳前令其進墳拜祖蔣雲章蔣岐山在墳外路上等候周陳明楊才俱隨周寶南進墳周寶南令周海跪地磕頭卽令周陳明對面擎住周海兩肩周寶南騎壓周海身上用繩套入周海咽喉與周陳明各扯一頭用力收緘周海掙扎楊才見而欲走周寶南喝令楊才幫擎楊才不允周寶南用言恐嚇楊才

聽從幫擎周海兩脚周海被緘殞命楊才隨與蔣雲章蔣岐山回家告知蔣馭平次早周寶南備棺將屍埋厝周海之妻喬氏因不知伊夫下落向蔣馭平等詢問蔣馭平告以實情喬氏日與周寶南吵鬧周寶南等遂捏誤傷斃命情事報縣供認不諱查周陳明係周海大功服兄依故殺大功弟爲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楊才係周海外祖蔣馭平之家僕該犯聽從加功依奴婢殺家長總麻以上親律擬斬立決但查楊才先未同謀其臨時幫擎又係迫於周寶南

成身集 卷二
赫逼情稍可原可否量爲末減相應聲明蔣馭平擬
徒具題應如所題楊才合依奴婢謀殺家長總麻以
上親者不問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查楊才跟同周
寶南前往並不知謀害情由迨至臨時楊才見而欲
走被周寶南喝令幫擎楊才不允周寶南復用言恐
嚇楊才因亦聽從核其情罪與逞兇謀殺者似稍有
間自可量爲末減擬斬監候之處出自

聖恩該撫旣稱周陳明係周海大功服兄依故殺大功弟
者絞爲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蔣馭平係周
海外祖依故殺外孫滿流爲從減一等不同行又減
一等律應杖九十徒二年半年逾七十照律收贖蔣
雲章蔣岐山係蔣馭平子姪律得容隱應與不知緘
死情由隨同混報之保正仇世宗甲長周維城俱免
議再查周陳明之父周寶南已經監斃有母陳氏年
逾七十家無次丁雖係謀殺重案但究屬爲從且係
尊長罪止擬流據縣取結附送應否准其留養候部
核議等語查例載軍流徒犯審係行兇及有關倫理
者雖遇親老丁單概不准留養等語今周陳明謀殺

大功堂弟雖係為從究屬有關倫理與例不符應照
例不准留養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楊才改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共毆致死無服卑幼既照餘人不必加等

刑部議覆直督方 題呂殿侯等毆傷呂邦身死一
案緣呂殿侯係呂邦小功服兄呂重係呂邦無服族
弟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呂邦因驢跑混罵呂
殿侯聽聞所罵不明出而向問呂邦以罵伊之言答
覆互相爭論呂邦即向抗勝呂殿侯掌批其頰適呂
重在地歸家見而勸解呂邦復拾磚擲打誤傷呂重
額顛旋即勸散次早呂邦因被責不甘呼名辱罵被
呂殿侯聽聞遂往告呂重邀同理論呂殿侯用言斥

責呂邦不服混罵呂殿侯拾棍毆傷呂邦左右胳膊等處呂邦牽罵不已呂重在旁氣忿亦拾取軸木毆傷呂邦左右膝等處呂邦愈肆辱罵復被呂殿侯棍毆傷臀呂邦傷重越日殞命審認不諱將呂殿侯擬絞具題應如所題呂殿侯合依本宗尊長毆小功卑幼至死律擬絞監候該督既稱呂重應照共毆餘人律杖一百仍依本宗無服卑幼毆尊長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等語查定例卑犯尊加一等者係按其所毆之傷照凡人鬪毆傷人罪上加一等至死應同凡論今呂邦已經至死則共毆餘人亦應照凡人定擬不應於共毆餘人罪上又加一等治罪呂重改依餘人本律查呂重事犯到官既在

日奉

恩旨以前所得杖罪應予援免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旨呂殿侯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聽從祖命帮同活埋小功服兄仍擬斬決

刑部會看得劉會元主使劉國瑞等捆毆劉黑狗活埋身死一案據直督楊 咨稱緣劉會元係劉黑狗叔祖劉會先之子劉福格乃劉會元之孫與劉黑狗均服屬小功素好無嫌劉黑狗嗜酒滋事屢經劉會元等管教不悛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劉黑狗自用剃刀割傷額顛聲言控告旋即寢息六月初六日劉黑狗復又飲醉混罵劉會元斥責劉黑狗不服詈罵並將劉會元推倒劉會元赴毆劉黑狗滑跌

所見集 卷二十一
倒地劉會元用柱棍毆傷劉黑狗脊背劉黑狗益肆
詈罵適劉國瑞踵至劉會元喝令毆打隨用鞋底毆
傷劉黑狗腮脰復令取繩細縛劉黑狗不容劉國瑞
用繩摔倒傷其脊背劉會元亦用柱棍毆傷其脊背
劉黑狗詈罵不休劉會元氣忿起意活埋令伊孫劉
福格幫同縛住復令劉國瑞赴地挖坑劉福格代爲
懇求劉會元不允逼令幫抬至墳劉福格畏懼奔回
劉會元令劉國瑞將劉黑狗拉入坑內覆土掩埋而
回將劉會元依故殺姪孫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年逾
八旬照例收贖劉國瑞依故殺小功堂姪絞罪上爲
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劉福格依卑幼毆殺小
功兄姊斬罪上照爲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咨
部經臣部查劉福格雖先奔回未經目覩但旣幫同
捆抬卽屬同謀加功該督將劉福格依毆殺爲從減
等擬流與例不符應令另行安擬到日再議咨駁去
後今據覆加研審劉福格堅供伊祖劉會元伊父劉
國瑞將劉黑狗毆打之後始喚其幫同捆縛劉福格
並未動手伊祖劉會元卽持柱棍欲毆劉福格意其

所見集 卷二十六
縛住再打不知有心致死故爾聽從帮捆追劉會元
令劉國瑞赴地刨坑劉福格始知欲將劉黑狗活埋
當卽代爲懇求伊祖劉會元堅執不允卽欲逃避伊
祖用言恐嚇並逼令帮抬劉福格無奈允從抬至墳
所畏懼奔避委無商謀預定情事供詞確鑿質之劉
國瑞供亦相同查劉福格帮同捆縛之時雖不知劉
會元有致死劉黑狗之心迨劉會元令劉國瑞赴墳
刨坑卽知其有心活埋尙敢帮同抬至墳所亦難逃
同謀加功之罪自應照律改正將劉福格改依擬斬
立決劉國瑞仍照前擬擬流具題應如所題劉福格
改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擬斬立決劉國瑞仍照
前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
奉

旨九卿議奏

聽從叔祖致死總麻叔未分首從部級另擬

刑部議覆陝撫文 題高隨兒等毆傷高有身死一

案緣高隨兒係高有總麻服姪乾隆三十四年九月
間高有在米家塢受僱照看秋禾與孀婦米郭氏調
戲成姦嗣後乘便宜淫醜聲外著郭氏服叔米倉因
無憑據隱忍未究二十五年正月十三日米倉前往
該村伊姪米尙仲等告知高有時至郭氏家往來無
忌米倉卽起意捉姦十五晚探知高有潛往郭氏窰
內定更時分米倉同姪米尙仲等前往撥門入窰米

倉見高有赤身下炕用棍毆傷高有右脇肋米尙仲
等當將郭氏高有用繩拴縛十六日米倉正欲商同
送究適高有堂弟高瑄路過賠禮米倉始行釋放十
七早米倉因郭氏失節欲行賞人高有卽向求賞米
倉令其叩頭當將郭氏賞給高有卽同郭氏回家其
父高國俊忿罵次早僱驢將郭氏送還復恐米家不
收約令高瑄同高加祿高加賓高隨兒偕往高國俊
自送郭氏先行高加祿等行至野狐溝趕及高國俊
同行詎高有貪戀郭氏趕至聲喊不許伊父將郭氏

送還高國俊不允高有喝令住歇且以若不歇下定
行結果老命之言詈罵並拾石擲打高國俊閃避因
逆子不法自顧衰老力不能制喝衆毆打高隨兒卽
拾石連毆致傷高有腦後偏左骨損仆跌倒地擦傷
鼻梁心坎等處高瑄亦拾石子毆傷高有腦後右邊
高喜踵至高國俊卽令其將郭氏送回並令高加祿
等扶送高有回家詎高有傷重殞命審認不諱將高
隨兒擬斬監候並聲明高有係應死之犯高隨兒迫
於叔祖高國俊之命聽從毆打致傷高有斃命相應

聲明候部夾簽請

旨高瑄等擬以徒杖具題查律載卑幼毆本宗總麻小
功大功兄姊尊屬至死者實係迫於尊長威逼勉從
下手邂逅至死者仍照律減等科斷等語則總麻亦
得減等更不待言今高隨兒因總麻服叔高有不容
伊父高國俊將與伊通姦之米郭氏送回米家趕至
中途輒以若不歇下定行結果老命之言詈罵其父
且拾石擲打未中其父因年逾八旬喝令高隨兒等
替伊毆打並以打死有我作主之語高隨兒聽從拾
石毆傷高有倒地高瑄亦拾石毆傷因高隨兒所毆
偏左傷重殞命若高隨兒等並無高國俊之命抑或
另有別情將高有共毆致死高國俊係扶同混供自
應各照毆死毆傷本律定擬若高國俊主使屬實則
聽從主使之高隨兒聽從致傷之高瑄均應各按服
制以爲從減等科斷方與律例相符今該撫並未分
別首從遽將高隨兒照毆死總麻服叔律擬以斬候
又復聲請夾簽請

旨並將高瑄照毆傷小功服兄擬以杖徒均屬未協應

令該撫將高國俊是否實係主使抑或另有別情推
鞫確鑿再詳核律例另行妥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

六年 月 日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

索欠毆死總麻服叔不應爲之開釋

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奉

旨本日勾到江西情實人犯內有曹守祥一名因向總麻
服叔曹振榮索欠起衅致毆傷曹振榮身死刑部審
辦秋審將曹守祥擬入情實而冊內看語稱死者理
曲甚屬非是曹振榮係曹守祥總麻服叔賒欠錢文
曹守祥本不應向其討取常人于鄉黨間敦睦姍任
卹之道尙宜緩急相通矧有服叔姪何得以賒用錢
文屢向逼索致啟衅端犯尊毆斃曹守祥之罪情理

均無可寬更不必復論死者之曲直况叔用姪錢理
本非曲刑部無端加入此語尙欲爲干犯尊屬之竟
徒開釋乎明刑所以弼教似此妄加看語何以節風
化而正倫常嗣後刑部辦理秋讞務當斟酌允協舉
一反三勿再舛誤今日江西勾到曹守祥業經予勾
刑部堂官着傳旨申飭併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出嫁總麻服姊毆弟致死部駁應降爲無服關
殺絞候

刑部題會看得江劉氏戳傷葛成得身死一案據江
蘇巡撫楊 疏稱緣江劉氏之田與伊母舅葛爾友
田界毗連中隔小埂同係各從自己田內車水灌田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十日江劉氏邀同劉貴生等
肩車赴田戩水因車槽坍塌令劉貴生等將車移放
葛爾友田埂槽內車水適葛爾友之子葛成得踵至
斥責江劉氏不應越界車水欲將水車拆毀江劉氏

向阻被葛成得掌殿倒地江劉氏詈罵葛成得欲毆
 江劉氏情急卽拾菜刀向嚇適傷葛成得臍肚偏右
 殞命審供不諱查江劉氏係葛成得外姻總麻服姊
 雖經出嫁律無在家出嫁之分應仍照外姻總麻服
 制論罪將江劉氏依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查
 乾隆二十四年臣部酌定條例凡女子出嫁者於伯
 叔兄姊以下有犯均依律服圖降一等科罪等語雖
 未指出外姻字樣而外姻服屬原係概舉無遺斷無
 本宗之女出嫁降服而外姻總麻轉無區分之理自

應遵照定例一體降等科罪此案江劉氏已經出嫁
 卽屬無服該撫仍照總麻服制定律在案係屬毆
 毆殺人雖總麻無服同一擬絞監候但若不行更正
 設遇謀故等情罪名輕重攸關恐一律泥於在室之
 總麻服制致滋輕縱應將江劉氏照例降總麻爲無
 服依圖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十四
 年六月三十日奉

旨江劉氏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文正丁卯

所見集

卷三 闕

三禮大功以下尊

